

追寻物价迷局

“从8月1日开始,上海的豆腐也涨了,涨价的消息太多,感觉都麻木了。”家住上海徐汇区的张润芳先生对记者说。

来自上海豆制品行业协会的消息称:从8月1日开始,上海的豆制品全面涨价,最高涨幅达20%左右。“最近几年以来,上海的豆制品的价格一直没有上调过,这次调价主要原因是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压力。都是企业自己的行为,我们只能劝导他们合理制定价格,共同维持市场稳定。”7月30日,该协会办公室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对记者介绍说。

对于那些每日都要进菜场的人来说,每一天都在感受着物价上涨带来的生活压力。7月29日,家住上海杨浦区的控江路小学教师王文红去超市买豆奶时,发现每包比原来多了1毛钱;而以前9毛钱的豆腐,现在要多花3毛钱才能买到。“虽然现在不会出现物资短缺,但最近以来,油、肉、蔬菜都在涨价。这么算下来,每个月的生活费比以往要多支出四五百元。”王老师对记者谈到。

时下的物价,不仅正成为学者和官员利用统计数据做武器的争论,更是普通百姓当下最热门的问候语,尤其是针对接连不断的食品涨价——“还有什么没有涨?明天还会涨什么?”中国的老百姓们正经历着自2004年以来最强的一波涨价浪潮。

谁在改变物价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统计,到去年底,全世界粮食储备量降到了近20年的最低点。其主要原因是,由于美国大量使用玉米生产燃料乙醇,大量使用大豆生产生物柴油。“应该说,中国现在食物价格上涨主要是受国际市场价格的拉动。”发改委价格司副司长周望军谈到。

7月25日,国家发改委召开上半年经济运行新闻发布会。会上报告称,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增长3.2%,6月CPI同比涨幅高达4.4%,创出了33个月以来的新高。

发改委价格司司长曹长庆在新闻发布会上分析称,今年价格上涨一个最显著的特征主要是食品类价格上涨,上半年上涨3.2%,食品价格上涨的影响为2.5个百分点,贡献率达到了78%。

显然,国际市场的价格带动是不能忽视的首要原因,而粮价则是“风向标”。国际市场上油价的上涨,推动了国际市场粮价的上涨,进而拉动了国内粮食价格上涨,并影响到以粮食为原料的食用油、肉、禽、蛋、奶等主要副食品价格。

银证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晓蕾的分析也与此类似,她向本刊表示,自去年11月粮价上涨起,CPI数据开始显

露通胀指标上升迹象。而国际上大规模开发生物能源,导致玉米等粮食需求的大幅增加,波及了粮价。

由于在中国的经济历程中,1985年、1988至1989年和1993至1995年三次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都是由于上年或当年粮价大幅度上涨引起的。粮价显然成为政府最为关注的一个价格指标。据统计,今年6月份,粮食企业稻谷、小麦和玉米三种粮食全国综合平均每50公斤收购价格和销售价格分别为76.8元和79.7元,环比均上升0.9%,同比分别上升8.0%和8.4%。

为了平抑粮价,广东省已经确定将于8月1日起实施《广东省主要粮食价格应急干预预案》。该预案规定,出现以下情形,将由省物价局报请省政府批准启动预案:1.粮食价格在7天内上涨50%以上,市场粮食供应紧张,群众抢购粮食并出现恐慌,且该状态持续15天以上;2.粮食价格在7天内上涨100%以上,市场粮食供应极度紧张,群众十分恐慌,抢购现象严重,部分地区出现粮食脱销;3.《广东省粮食应急预案》规定的必须实行价格干预的其他情形。

预案中的粮食价格干预措施包括:加工环节按加工方式分别实行加工利润率或经营差价率控制;批发环节、零售环节实行经营差价率控制;根据当地居民承受能力,参照历史最高价位和毗邻地区的价格水平,合理制定“粮食零售最高限价”。

其中,实行“粮食零售最高限价”方式的,在粮食购进成本上涨过多,各环节顺加作价时零售价格超过“最高限价”的,由各地对粮食加工或经营环节给予适当补贴。各地也要适时动用地方储备粮,以确保供应,平抑物价。

而国家发改委方面,则于7月29日发布通知,要求严格控制政府提价措施的出台,同时严查经营者或行业组织串通定价、联合提价等行为。

但对此,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原所长周大地仍表示不可乐观。特别是针对发改委方面认为秋粮的收成将有效缓解粮价上涨一点,他表示:“不能对秋粮寄予过多的希望。因为,夏季以来的各地水灾可能对秋粮产生不利的影响,今年的秋粮很难大丰收。虽然粮食因素有短期的影响,但缓解并不是一两天的事情。”

粮价先行,油电难动

除食品外,电和油等能源集团,近日也在“倒逼”发改委,请求价格上调。7月中旬,大唐、华能、华电、中电投、国电五大发电集团集体上书国家发改委,要求在我国部分区域启动煤电联动。

煤电联动是我国从2005年开始实施的一项政策;如半年内平均煤价比前一周期变化幅度达到或超过5%,则

相应电价也应做调整。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简称中电联)和煤炭行业协会分别负责电、煤两侧的价格测算。在过去两年里,我国曾两次启动煤电联动。今年以来,电力行业已经有两次据此要求政府部门上调电价,但都未收到回应。

中电联燃料分会秘书长杨林军对媒体表示,目前上半年煤炭、电力双方的分别测算已结束。其中,中电联测算结果显示,电煤价格比去年上涨9%;煤炭行业协会测算结果是,全国煤价总体上涨4.67%,电煤价格上涨13%。电力企业希望在电煤价格上涨幅度的重点区域,包括山西、贵州、南部沿海等启动煤电联动,如果获批,这些地区的电价可能上涨1分~2分/度。

但由于目前的物价形势,中电联秘书长王永干也充分考虑到了电价上涨的难度,他对媒体谈道:“粮食、猪肉已成为最为敏感的话题,此时若再大范围上调电价很难。”

发改委价格司司长曹长庆在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也明确表态,关于五大电力集团的涨价要求,还有待观察。

曹长庆认为:“今年以来,煤炭价格出现一定上涨,特别是重点合同煤价格上涨多一些,但是实行市场调节的煤炭价格保持基本稳定,甚至在年初的基础上略有下降。同时,电力企业的收益或者说利润也在不断地增长,特别是去年实行煤电价格联动以后,弥补了一部分成本开支,今年电力企业通过加强管理,降低了成本。因此,我们还要再观察一段时间,再来考虑这个问题。”

除电力行业以外,另两大垄断能源巨头中石油和中石化,也在近日向发改委递交了提价申请。两大巨头申请提价的理由是,国际油价近期持续发着70美元/桶以上的高烧,从6月份开始,他们的炼油部分出现亏损。

根据《南方都市报》载,中石化汽油挂牌批发价:93#汽油从6月30日的6030元/吨,已调升至6314元/吨,升幅4.7%;97#汽油则已从6170元/吨升至6420元/吨,升幅4.05%。在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因素的推动下,广州的成品油销售已经接近批零同价,在国际油价高位运行的情况下,整个市场对国内油价调价预期增高,甚至已经弥漫“囤油”心态。

对此,曹长庆也承认,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不断攀升,国内油价与国际市场油价的差距进一步拉大,而国内的成品油销价又不能变动,这增加了炼油企业的成本压力。同时,油价过低也不利于节能减排,所以需要调整。

落实到油价,发改委的解决思路是:结合国际市场价格的变化,统筹考虑稳妥推进石油价格改革,“统筹考虑保证国内成品油供应、补偿炼油企业生产成本和各个方面的承受能力等多种因素,来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石油价格改革,妥善处理好改革和稳定的关系,逐步理顺成品油的价格,逐步实现与国际石油价格的接轨。”

新乡愚公泉关门事件考问景区承包模式

本报记者 李明德 文/图

核心提示

新乡市愚公泉景区,早在上世纪70年代曾蜚声中外。先后有17个国家元首、130个国家和地区代表团参观,并高度评价这一奇迹。而如今,昔日的辉煌已荡然无存,荒凉、萧条的景象让人心痛不已。这个承载了几代人梦想与血汗的景区,如今走到了尴尬的绝路上。近日,愚公泉又曝新闻,因经营管理不善,景区旅游业务经营许可证被注销。一个曾经声名在外的景区缘何会走到如此境地呢?

血汗铸就愚公泉

2007年7月26日中午,火辣的太阳炙烤着大地,知了在树丛中枯燥而单调地鸣叫着,愚公泉内偌大的园子里空无一人。昔日游人如织的喧闹场面已难寻觅。

院外,呼啸而过的水泥卡车,卷起阵阵灰尘,钻进园子内,散落在树丛中,给园子内蒙上一层黑衣。萧条、悲凉,这是愚公泉给记者留下的最深印象。

位于新乡市凤泉区的愚公泉,建于1966年11月。是当时的耿黄人民公社社员携社员,遵照毛泽东“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指示开凿而建,故名“愚公泉”。

35年前,这里是一片不毛之地,没有庄稼,土薄石厚,水源奇缺。“旱灾年年有,十年九不收,逃荒卖儿女,吃水贵如油。”这正是当年恶劣自然环境的真实写照。

1964年春天,该区后郭柳村村民在距峰山一公里远马家山烧白石灰。一声开山炮炸出一个溶洞,一眼望不到底。村民投下石头试水深浅,只听到“咚”的一声响。随后几个胆大的村民用绳索拴着腰下去查看,这才发现了溶洞中有大量水源。用水泵抽了几天几夜也抽不干,才知道这里是泉眼。

为了解决当地恶劣的自然环境,村民开始开凿泉眼。从1966年开始,一直到1974年建成竣工,历时8年,开凿泉井4眼,挖掘土石方400万立方米,凿挖输水隧洞5000米,建提灌站15处,修渠道145公里。这里于是成了“泉水哗哗流,渠道绕山头,不怕天旱,年年得丰收”的人间胜地。愚公泉的建成,解决了当地吃水难、灌溉难的大难题。

在整个开凿过程中,村民也付出了巨大牺牲。孙凤



展览馆因游人较少长期关闭



如今的愚公泉大门紧闭

琴、刘际安、张好会、周景利等人为开凿愚公泉献出了宝贵生命。

愚公泉由辉煌走向没落

愚公泉虽为人工开凿,但自然景观奇特。桥下有泉,路边有溪,曲径通幽。踏入这片土地,清幽神奇的景观,让每位游客心旷神怡,流连忘返。伴随着山水间的花草鸟鸣,给人一种置身于世外桃源般的感觉。

神奇的愚公泉,吸引了大量中外游客及世界上许多专家和领导人前来参观学习。1974年至1981年,先后有布隆迪、阿尔巴尼亚、也门共和国、日本、美国、德国、南非等17个国家元首,130个国家和地区代表团来到愚公泉参观,高度评价这一旷世奇迹。

可如今,经历了20多年风雨后的愚公泉,再也找不到那种感觉了,取而代之的却是一片荒芜。在偌大的园子里转了两圈,记者寻着机器的轰鸣声来到了一座房子旁。敲开门后,看到里面有十多个忙碌的工人,他们在这里忙着生产矿泉水。

据这里的一位生产工人介绍,因这里水资源比较丰富,并且还含多种稀有矿物质,一位当地老板在这里投资了个水厂。记者根据水厂工人指引,来到了愚公泉风景区管理办公室,楼上楼下挨着敲了一遍门,也没见到一个管理人员。正准备失望地离去时,一个穿着胶鞋、自称姓李的男子来到记者跟前询问记者干什么,记者表明来意后,他说:“在这里你找不到人的,景区被当地一个农民企业家叫李维锋的人给承包了。你想了解更多情况,可以去找他,他的厂子离这里有5里地。”

当记者提出想进到景区展览馆看看时,这位姓李男子把记者领到了办公室。他说:“我现在是给他们看门的,顺便在水厂打些零工。”边说边找钥匙。在抽屉里翻了半天,他拿出一把生锈的钥匙让记者到展览馆,打开门,让记者进去参观。

这是一个用三间房改成的展览馆,门口挂着“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青少年艰苦奋斗教育基地”的牌子。进入屋内,四面墙壁上挂着景区的发展简介和各国领导人来愚公泉参观学习的照片。今天,我们只能够透过那已经泛黄的老照片,去感受昔日的愚公泉的热闹辉煌场面。

愚公泉遭遇“关门”内幕

告别水厂工人,记者来到李维锋的公司。这是一个主要生产纸业的公司,院子里机器轰鸣,工人们不停地忙碌着。敲开办公室门,一位工作人员正在吃饭。当得知记者的来访意图后,他抱歉地说:“真不巧,李总昨天刚去北京学习了。景区这块现在由刘朝霞负责,她今天也去市里找领导交涉景区营业执照被注销的事情了。如果可以我帮你联系一下,你可以去采访她。”随后,他拨通了刘朝霞的电话说明了记者的采访意图。在征得同意后,记者乘车赶往新乡市进行采访。

据刘朝霞介绍,他们公司是在2001年6月,与新乡市有关部门签订了承包投资开发协议。从2001年到2002年之间,他们公司先后投资了400多万元完善景区内的各种设施,也曾经下了不少工夫进行旅游推介。可这些年来,不断的投入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

景区收入最好的时候也就是开业初期,平均每天的客流量达到2000多人。而今年“五一”黄金周,收入还不到1000元。他们也作过调查,游客都说这里是好地方,尤其40岁以上的人对愚公泉很有感情。但是,这里交通不方便,周边环境较差,附近也没有与景区相配套的餐厅等设施。

她说:“如今愚公泉到这个地步,不是我们想看到的。我们一直在努力,可到头来却落了个被注销经营许可证的下场,下一步我们将尽快想办法扭转这个局面,让景区活起来。如果可以,在适当的时候我们会考虑寻求其他人士的合作。愚公泉不单单是我们自己的,也是社会的。”

刘朝霞说在最初没承包景区前,景区一直处于半关门状态,因需要投资的太多,他们也没能力再投资了,相互的配套设施也跟不上,造成了观光旅游的人越来越少。况且该景区地理位置也不好,离景区很近的一些工厂污染严重,路上拉水泥石灰的车昼夜不断,长此以往景区也受到严重污染。来观光旅游的人,感受最大的就是这里特别“脏”。

采访刘朝霞结束后,记者来到了新乡市旅游局了解情况。该局规划发展科一位姓汪的负责人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说:“愚公泉确实是被注销了旅游经营许可证,这也是新乡市第一家被取消旅游经营资格的景区。取消愚公泉旅游资格主要是因其管理不善,不能正常开展旅游



愚公泉井旁杂草丛生

活动。他们的旅游景区(点)业务经营许可证是在2002年11月核发的,按说到2005年到期,可景区没有人来办理相关手续。再说,景区应该具备的设施也不够健全。对于游客少的原因主要是经营管理者没有对景区进行很好的宣传策划和推介。”

愚公泉缘何会由辉煌走向没落,该负责人认为最主要的责任在于承包方。他认为承包方在管理经营方面出现了问题,愚公泉原本是个很不错的牌子,但被承包出去后,一直没能很好地运营。唯一起到作用的就是景区现在利用自身资源,办起了水厂,卖起了水。本身是搞旅游经营的,可现在却是卖水,搞得不伦不类的。这样下去怎么能够经营好呢?游客谁还会去?现在很多旅游景区或者旅游景点被个人承包,有些景区被承包后,经营是一落千丈,最主要原因是管理经营模式不对,往往是承包者急功近利,这样往往是适得其反。

对于如何评价这次愚公泉遭遇“关门”事件,该负责人叹口气说:“无奈。”

愚公泉“关门”事件考问旅游经营模式

景区经营管理权被承包,这是近年来涌现出的一个现象。特别是自2000年以来,全国多处都出现了类似的景区被某公司或个人承包经营管理权事件,但一直到2006年,建设部才下文明文“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经营权不得转让”。可对于一般风景名胜区的经营权是否能够委托经营,国家目前并未明确规定。这就给一些景区或承包者提供了商机。愚公泉经营管理权被承包,也正是这一环境下顺利实施的。

类似景区经营管理权被承包事件,在新乡市并非愚公泉独此一家。早在2002年8月新乡市的八里沟风景区就被北京龙脉集团和辉县市以及八里沟所在的乡镇与乡村三级组织联合承包经营,前者以投资入股,占60%的股份,后者以资源入股,占40%的股份。然而,在2006年年底和2007年年初,他们通过新闻媒体,在国内公开再次转让经营管理权。二度业主的八里沟招来了众多人士质疑,与此同时,郑州一家景区在转让经营权后,经营者为快点赚一把,不惜在广告上做过头宣传,但内部管理混乱,结果“生意只做头一拨,把景区名声毁了”。

据了解,目前河南栾川县重渡沟景区在2005年,被北京清华工美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整体买断经营权50年;河南石人山风景名胜区在2006年,被天瑞集团有限公司承包经营50年;2004年河南崆峒山景区50年经营权被天津港保税区海加利工程有限公司承包。

记者查阅到的资料显示,早在2002年,专家就已经对风景区经营权能否转让展开辩论,当时建设部的态度是“严禁以任何名义和方式出让或变相出让风景名胜区资源及其景区土地,管理机构不得从事开发经营活动,企业不能承担规划管理责任”。2005年4月,建设部再次表态“禁止转让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经营权”。

事实上,对于经营权的操作,专家们认为“处于模糊地带”,没有全部“封死”,但也没有放开。大批名川大山被“转卖”给企业经营,并不乏运作成功的案例,但其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如景区资源被过度开发、环境遭到破坏、服务质量下降、管理混乱,引起了公众的强烈关注。